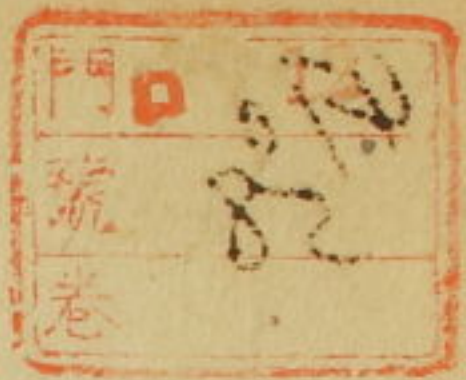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仁12
478
58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

學海堂

所錢文
有翰邦

春秋說

吳惠學士

士奇

著

隱公 案經九年春無王月左傳獨稱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及庚辰則南季來聘亦在三月經無王者闕文而以三月列於來聘之下者後人亂之也留此存疑以待後學

元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七年

春王三月 十年春王二月 二年五年六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皆春無月獨八年春宋公

衛侯遇于垂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皆下有三月八年三月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孔疏隱莊閔僖皆有故而不行即位

之禮非行其禮而不書也何氏膏肓謂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為政非居其位故死不記崩隱公生稱公死稱薨何得為攝攝者攝其政事而已非攝其位也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

惠學士春秋說

一

478
58



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
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
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
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
之隱于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
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
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
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
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
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隱不正而成之何也以惡桓

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大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
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
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
然旣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
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
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
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餘皆有月無王獨
九年有春無月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卽位此其言卽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

此論發自穀梁未可盡信左氏公羊皆不言左氏詳于事而畧于義公羊好言義易

為亦不言

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

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

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楊疏宣公亦篡位而立不去王者桓

弑賢兄讓國之主害成立之君宣篡未踰年之子又無為臣之義故不去王非也文公薨而子赤立則君臣之分定矣而云宣不為臣不亦悖乎且宣以庶篡適以臣弑君而云篡未踰年之子則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亦未踰年之子也春秋曷為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直書弑其君哉

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

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

道而即位是無恩于先君也

二年春王正月

傳曰桓無王

其曰王何也一正與夷之卒一正終生之卒也

宋與夷以弑曹終生

以疾陳侯鮑以憾其卒也皆在正月宋與曹皆稱王以正其卒也而陳鮑之卒獨無王或云鮑以二日卒甲戌已丑皆非正月如其然則經曷為而書正月乎既書正月又曷為不稱王以正陳侯之卒也或云十年者數之終故稱王則二年非數之始曷為亦稱王哉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

春王二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二月 八年春王

正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二十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一年春

王正月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餘皆有春無月莊薨于三

十二年春經不書王桓薨于十八年獨書王則桓無王之說益不可信

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此說似非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隱之也

孰隱隱子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

忍即位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正月

左傳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

經書子般卒莊公未葬故名言閔之繼般雖非父而親之為父雖未踰年而尊之為君繼之如君父

也者受國焉爾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

春王正月 案五年春經不書王亦無正月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

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觀傳書月書日書王又言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此國之大典故傳特詳焉然則經不書王亦無正月其為闕文必也秦火六年春王之餘豈無殘闕學者當存疑勿為之妄說斯可矣

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三月 十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案十七年春伐英氏不稱王亦無正月十八年春王

正月伐齊同一伐也或時或月或稱王或不稱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 二十有四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

惠學士春秋說

四

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

餘皆有春無月

左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二月 十

有二年春王正月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十有四年春王

正月

案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經不書王而十六年之夏十特書公四不視朔則亦不朝于廟也豈獨桓無王哉

有八年春王二月

餘皆有春無王月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二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 宣在位十八年書王月者

八年不書王月者十年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五

成公成十七年經書春不書王月左傳獨書十七年春王正月傳必據經而後書經不書者闕文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

有一年春王三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十有五年春王

二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成在位十八年

書王月者十一年不書王月者七年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三月

六年春王三月 八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

月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三十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

一年春王正月襄在位三十一年書王月者十九年不書王月者十二年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正月

五年春王正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十

年春王正月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案經書十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左傳先書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

毛伯過然後書三月曹平公卒此魯春秋舊文而左氏因之者也然則春三月書王亦魯春秋之舊非孔子加之明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左傳書二月己丑日南至亦魯春秋舊文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

月案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經不書王月左傳獨書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敗伐莒莒敗之然後齊侯伐莒明在王三月經不書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

者闕文也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 三十

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三十有二年春王

正月昭書王月者十九年不書王月者十三年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

位 二年春王正月 三年春王正月 四年春王二月

五年春王三月 六年春王正月 七年春王正月 八年

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正月 十年春王三月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定在位十五年書王月者十一年不書者四年而已

左傳元年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喪及壞隤公子

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卽位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元年必書正月雖不書卽位亦然其餘或書二月或三月正月

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

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

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臯焉爾癸亥

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于

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何注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禮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天子五日

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子沈子曰定

君乎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卽位喪在外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于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年春王二月 四年春王二月

八年春王正月 九年春王二月 十年春王二月

案十年

春用田賦經不書王月左傳獨稱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此傳中之經乃知經無王月者闕文非不書也○哀自元年迄十四年獲麟之歲書王月者六年而已

後漢陳寵曰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曰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曰爲正夏曰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年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循環無窮三禮義宗曰三微者三正也十一月陽氣微而未著其色赤周尙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其色白殷尙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黑夏尙黑黑猶青一作青平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八

旦爲朔故曰三微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王者奉而成之是以春秋春三月皆書王謂王者奉三微之月以通三統故曰三正春正月者周之正春二月者殷之正春三月者夏之正然則三正昉于夏殷周之三代乎曰否前此矣夏書甘誓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如三正昉于夏殷周之三代則夏時焉得有三正哉三正者以人道言之曰正道以歲言之曰正朔是爲三才之正三王之春古帝王奉順三微敬承天意怠棄者言不能奉順而敬承之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或有春無月或有月無王而有月無王之歲適皆見于桓之篇于是穀梁獨發桓無王之論其論以爲桓弟弑兄臣弑君天王不能討故曰桓無王然則春秋貶桓歟抑貶王歟如以爲貶王則春秋子弑父臣弑君天王

皆不能討曷爲獨貶于桓之篇如以爲貶桓則于天王何與而

顧削去春王之號哉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王一百有八

楊疏雖有月無月不同其無王則一也或云餘公無王者爲無月

不得稱王則桓九年亦有春無月不得稱王又與餘公等矣我

不知所謂貶者以無王爲貶乎抑以有月爲貶乎十一公皆無

王獨桓有月遂曰桓無王我不知其說也然則桓何以獨無王

而有月歟曰不知也或史闕文或史誤文或後人亂之皆不可

知無所據而徒以意說則我豈敢更有誤文曷爲桓十三年皆

誤春秋十二公其文皆有闕誤豈獨桓十三年六經皆秦火之

餘又古變篆篆變隸安保其必無關誤且無亂之者哉穀梁正

論我皆從之獨此不能無疑後之學者詳焉

趙匡謂桓之有王是謬增加我不知

何人謬增何所
據而為此說

莊公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左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

經傳不同必有一誤

書不時也凡馬日

中而出日中而入

公羊傳新延廡者何脩舊也

何注繕故日新有所增益日作始造日築

脩舊不

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脩

穀梁傳延廡者法廡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古

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宰民勤于

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

力疲財匱食乏日勤

冬築微春

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僖公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國人犂投蓋處僖公更新而高大之故日高門亦日雩

門門南隔水有雩壇曾點所欲風舞處今門基猶在高八丈餘

左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服注云闔扇所

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脩闔扇孟冬脩鍵閉從時從

此時也杜預更為別說謂新作南門乃脩飾使高大耳非急務也故譏之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

穀梁傳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門者

法門也

成公

元年三月作丘甲

是書經解

卷二百四

惠學士春秋說

十

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
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
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
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襄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孔疏詩魯頌閟宮稱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

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

告叔孫穆

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

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

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人者無征不人者倍征

役謂力役若唐之丁

邑謂賦稅若唐之租調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

不然不舍

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

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何注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

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至是乃益司馬作中卿官

穀梁傳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

范注魯有二軍今作三軍增置中軍

昭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四年冬十二月乙卯叔孫豹卒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

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傳貴復正也

定公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是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譏爾不務乎公室也風俗通曰魯昭公設兩觀于門是謂之闕廣雅曰闕謂之象魏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于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于美猶可也穀梁謂雉門尊故云爾

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皐皐一趣馬三皐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家四閑鄭康成云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數至校言成者明六廐則為千二

百九十六匹而王馬小備也每廄爲一閑閑名爲廄天子十二廄諸侯六廄六廄成校校惟天子有左右諸侯六閑而已延廄者六閑之廄也莊二十九年新延廄何以書以不時書然則脩廄當在何時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之後馬在野詩所謂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者也日中而入謂秋分之後馬在廄詩所謂乘馬在廄摧之秣之者也周官趣馬辨四時之居謂春仲居牧夏居房秋仲居廄故牧師孟春焚牧馬將出而先焚之所以除陳而生新草圉師則于仲春始牧之時除蓐覺廄蓐者馬茲馬出而後除之旣除而脩脩成而覺覺之者新之也且神之也然則延廄之新當在夏之仲春周正月二月三月皆非其時故書以譏之蓋得其時則言覺非其時則言新春秋書新不書覺以此

喚助謂馬雖出入有時廄何妨脩之于農隙此不知馬有四時之居故覺廄不于農隙而于馬出之時周之春馬猶在廄可以焚牧未可以除蓐也乃覺而新之又在大荒之後豈非失其時哉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農隙之時也曷爲與新延廄並書新延廄者非其時以非馬出之時也新作南門而更高大之故加作雖當農隙亦書以譏焉或曰廄有出入門有啓塞一也啓塞猶開閉耶俗作如爲春門開耶俗作西爲秋門閉門之脩也當在夏之春秋二仲歟廄與門其新皆不于農隙者以其自有出入啓塞之時也左氏皆據舊典俗儒好攻之適見其妄而已矣司馬法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爲匹馬丘牛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是爲乘馬杜預

謂成元年作丘甲者甸有甲士三人使丘出甸賦信乎抑否乎
曰否不然司馬法以田賦出兵其法本于春秋行于戰國非周
禮也丘甲始作于齊桓之霸桓公以此行之于齊故成公亦以
此行之于魯管子乘馬篇曰古文乘甸通一乘之地方六里當
八里一乘者四馬也甸馬一馬一匹其甲七其蔽五一乘其甲
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車一乘器制也然則
丘出一馬七甲甸四之出四馬二十八甲古制丘有馬無甲今
使一丘作七甲而已安得有長轂一乘戎馬四匹且甲士步卒
戈楯皆具而猥云丘出甸賦乎杜預以司馬法注春秋往往不
合多類此穀梁子曰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國有農民有
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攷諸周禮而知其說本于古矣

周禮大司馬有司甲之官其職雖闕考工記仍有函人之職其
詳司兵掌五兵五盾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其
受兵輸亦如之注云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然則戈盾弓矢師
出頒之師入還之明甲亦然此非國之事歟丘甸出甲實始于
齊桓非古制明矣周官繕人橐人皆有工春獻素秋獻成書其
等以饗工且下上其食而誅賞詳考函人鮑人之職則爲甲者
皆世其官必非民間所造也然則穀梁之說非本于古哉夏官
司馬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
卿魯爲宗國故有三卿各將一軍是爲三軍則是魯有三軍自
伯禽以來未聞改作曷爲襄十一年特書作三軍昭五年復書
舍中軍方其作之也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

三家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則是四分其室亦四分其軍名為舍中軍其實魯有四軍矣曷為不書作四軍而書舍中軍三有中而四無中言舍中軍則魯有四軍可知三軍禮也四軍非禮也故不書作四軍而書舍中軍此聖人之特筆春秋之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亦未知己之有臯焉公穀二傳謂舍中軍者貴復古豈其然乎且此一作一舍乃軍賦非軍制也春秋有軍賦有田賦田賦者謂分田而以賦出軍軍賦者謂立軍而以軍定賦魯有三鄉三郊三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家出一人為軍故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由三鄉至三郊由三郊至三遂凡民之力役賦稅皆出于此有鄉則有田有田則有賦有軍則有丁有丁則有役魯三家之各征其軍也三分于前四分于

後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由是魯之民皆三家之民魯之賦皆三家之賦而魯自襄昭以後其君皆為托食之君矣姁之九四曰包无魚起凶魚為民象而九四無民故凶其魯昭公之謂歟公羊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何注云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其說雖不見于經而以兩觀為天子之禮亦必有據矣不然脩舊不書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曷為亦書于築哉

隱公

七年夏城中丘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左傳七年夏城中丘書不時也

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

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九年夏城郎

左傳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

五年夏城祝丘

左氏無傳鄆道元曰東海郡即丘縣故祝丘也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矣以齊欲襲紀故城祝丘

莊公

九年冬浚洙

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

曷為畏齊也辭役子糾也

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二十有八年冬築鄆

鄆二傳作微

左傳築鄆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

曰築都曰城

穀梁傳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二十有九年冬城諸及防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激浣也

何注禮天子有靈臺以候

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于民者雖樂不爲也

于薛遠也于秦

臨國也

穀梁傳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

僖公

元年夏六月邾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邾

左傳邾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

辜禮也

公羊傳此一事也

是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邾北救邾

曷爲復言齊師

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

言桓公宿留城之非若緣陵也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

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

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

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

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去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傳曰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然則鹹之會非獨為杞而周亦有戎難兼謀成周且會鹹在去年之夏至今年春而已歷三時則諸侯之歸久矣明城緣陵者非即會

鹹之諸侯也俗儒趙匡以為不書其人者乃春秋前目後凡之例妄矣如其說則元年夏城邢之師即是年春救邢之三師易為不從前目後凡之例乎

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魯之見恐得而亡

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文公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郛水經注濰縣故城西即行父所城後世分諸縣之東為海曲縣故俗謂此為東諸城王莽更名諸并矣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非也鄆國志東苑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魏文帝立東苑郡東燕錄謂之團城魏南青州治

惠學士春秋說

今城北鄆亭是也

左傳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宣公

八年冬城平陽

泰山郡東平陽縣河東有平陽故加東晉武元康元年改爲新泰縣

左傳城平陽書時也

成公

四年冬城鄆

魯有東西二鄆此蓋西鄆

九年冬城中城

十有八年秋築鹿囿

左傳城中城書時也築鹿囿書不時也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襄公

二年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是年秋及冬兩會于戚後會多齊崔杼滕薛小邾餘皆前會之人也

不觀左傳焉知其故

左傳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

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

事在元年

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

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

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

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

虎牢鄭人乃成

十年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戌之書曰戌鄭虎牢非

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公羊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

公羊不知其事

而爲之說故削之

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

穀梁亦不知其事鄭猶未服焉得內之

七年夏城費

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

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十有三年冬城防

左傳冬城防書時事也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農事

禮也

十有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是時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

遇

左傳夏齊侯圍成貳于晉故也于是平城成郛

十有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左傳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

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日肸敢不承命

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有九年夏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世叔儀當作大叔儀

似以穀梁經文而誤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世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為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穀梁傳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昭公

九年冬築郎囿

左傳冬築郎囿書時也季牛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三十有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大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敬王徙天都成周

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

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
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
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
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
之魏獻子使伯音韓不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
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冬十一月經皆不晉魏舒韓
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
子南面南面以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
薄似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
以合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
臨之以為成命案傳昭末年冬定元年春兩合諸侯之大
夫于狄泉皆魏舒為政舒屬役于韓簡子

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還卒于寧范獻子去其柏楫以其
未復命而田也然則成周未城而魏舒先卒矣第正月辛
巳魏子蒞政庚寅裁相去不過十日耳城三
旬而年乃歸諸侯之戌當在定元年三月也

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
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定公

六年冬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囿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
水魯囿也蛇水逕鑄城西又西南入
汶

十有四年

不書冬
似闕文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冬城漆

案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鄭
道元謂漆鄉在平陽縣東北而漆鄉東北

十里見有閭丘鄉則二鄉相去甚近焉知漆閭丘非一邑乎
十三州記平陽縣有閭丘鄉明二鄉同在一縣則漆閭丘似
非兩邑也定末年所
城者豈卽邾之邑歟

左傳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傳文定有闕
誤當存疑

哀公

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公羊作
開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公羊作
邾婁

邑曰築都曰城言邑小而都大也自其小而推之則築館築臺
者曰築自其大而推之則城國都城成周皆曰城且小者非徒
館與臺而已固亦曰築道亦曰築曷爲道亦曰築書稱說築傳

巖之野蓋傅氏之巖通道所經常使胥靡刑人築而護之秦爲
馳道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蓋
築成甬道使民不得行故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築之者禁之
也禁之者虞之也虞之者守之也凡所被築悉爲禁地有官守
之故穀梁以爲非正春秋築微築圉築臺皆然故特書以示譏
歟助謂獨築圉則然濫列于築微之下或又以爲築微者作邑
也殊失築之義矣古聖王之時地可墾辟皆農郊也悉弛之以
贍氓隸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墮牆垣漸使山澤之民
得至焉穀梁所謂山林藪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安可築而守
之使爲禁地哉凡春秋書築自築館之外皆譏也惟城則否或
有難而城或有備而城城所以設險而守其國安得不先爲之

備乎是故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備故也穀梁謂凡城之志皆譏似失之然惟有難而先爲之備
則雖非時而春秋不譏否則必于農隙先王之制諸侯無故非
時而城是爲產城必攻其所產產猶造也諸侯無故造城是叛
也故必攻之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新城本名新密不曰新
密而曰新城者首止之盟鄭伯逃歸畏齊之討乃非時而城新
密齊桓卽以此聲其皐而伐之故傳曰鄭所以不時城也蓋築
不侵農地城不奪農時此非先王之舊典歟成九年定六年兩
城中城杜預謂中城魯邑在東海廩丘縣西南穀梁謂中城者
中外之中故有外民之說信乎外有郭中有城城爲中城則郭
爲外城矣然郭不名外城而名郭者城郭皆所以居民民不可

外也如穀梁說則中城乃魯之都非魯之邑故言中城以別之
然以爲外民則我未敢信姑兩存以待後之學者僖十四年城
緣陵以遷杞襄二十九年城杞事同而書法不同前之城緣陵
曰諸侯穀梁以爲散辭左氏以爲有關後之城杞則詳書十二
國之大夫且以爲奔諸姬而夏肆是屏焉未聞以此譏齊桓而
顧以此譏晉平豈前之城緣陵獨非夏肆是屏哉蓋杞夏餘也
而卽東夷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之諸侯之大夫譁然不
服而有異論我以爲緣陵之城諸侯實有關而晉平城杞未見
其闕也乃前有散辭後有異論豈非桓德衰而晉霸亦衰歟同
一城杞也曷爲緣陵獨有關僖元年夏城邢之三師卽是年春
救邢之三師如從省文之例則書曰師城邢可矣而仍詳列三

師者言三師實宿留城之所謂辭繁而不殺也鹹之會在前年之夏諸侯之散久矣至今年春而復城緣陵諸侯或至或不至或後至故殺其辭曰諸侯而弗目以此趙匡俗儒何足以知之趙匡駿左傳不知前目後凡之例而以爲有關前目後凡後世庸史皆知之而左氏獨不知妄之甚矣然則僖三年城楚丘曷爲亦弗目此內辭也非散辭也魯後其期故從內辭亦非弗目故一稱諸侯一不稱諸侯稱諸侯而不言其人故曰弗目不稱諸侯豈弗目哉合而觀之則其義見焉矣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晉霸之始昭三十二年狄泉之會晉霸之終通前盟謀伐鄭後會城成周皆諸侯之大夫會盟于京師均不可以訓曷爲一書一不書翟泉之盟王子虎蒞之魯僖公會之猶可言也狄泉之會晉魏舒蒞之孟懿子會之不可言也故一

書一不書或問曰公羊謂築猶造也穀梁謂築乃虞之後人皆從公羊莫有從穀梁者今獨取穀梁而舍公羊請終其說城可謂之築築亦可謂之城春秋志城不志築築館不築館人例志築者惡之也曷爲惡之以其築而守之故惡之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齊既然魯獨不然乎齊景公聞晏子之言乃爲之去禁明築者禁而守之矣竹書周顯王四年梁惠成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地理志開封縣逢池在東北或曰宋之逢澤也臣瓚曰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昔梁惠王發其藪以賜民焉發而賜之者言舊禁而守之此非山林藪澤皆有禁哉禁不可書故書築書築則禁可知穀梁之說受之師故從之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終

南海生員譚瑩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一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莊公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孔疏云貴王人所

以責諸侯也

二十有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公羊經作公會齊人宋人邾婁

人救鄭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

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尊諸

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以

車六百乘伐鄭八於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縣

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穀梁傳善救鄭也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莊三十二年
冬狄伐邢

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
救邢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

伯二傳
作師

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

遷之師無私焉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邢已

亡矣孰亡之蓋狄滅之

衛亡而邢未亡蓋
狄病之非滅之

曷爲先言次而

後言救君也

臣先言救
君先言次

君則其稱師何諸侯之義不得專

封

故稱
師

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穀梁傳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
之意也是齊侯歟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
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
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

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是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伐鄭明救許者即

伐鄭之諸侯
也故稱遂

左傳夏諸侯伐鄭秋楚子圖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謂諸侯還明楚未還

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襄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

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

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穀梁傳善救許也

十有五年三月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是時楚人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杜丘遂次於匡

左傳十五年春楚子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於杜丘

尋蔡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

侯次于匡以待之春秋伐厲以救徐也冬楚敗徐於婁林徐恃救也

穀梁傳善救徐也案左傳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則是齊兩伐厲三救徐經皆書其一

而已

十有八年夏師救齊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也秋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

穀梁傳皆曰善救齊也

二十有八年春楚人救衛

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以楚救不克而殺之也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

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文公

三年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是年秋楚人圍江後漢志安陽故江國羸姓義

陽郡治也本漢之安陽縣屬汝南郡晉分南陽置義陽而以安陽爲義陽郡治有江亭世謂白茅城圓而不方故江國也與秦同姓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葢以同姓故歟

左傳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經不書冬晉以江故

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

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諉也其爲諉奈何伐楚爲救江也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河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九年三月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楚人伐鄭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龙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宣公

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左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蒍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穀梁傳善救陳也

九年冬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

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莫知在何年杜預以六年傳

楚人伐鄭取成而還當之傳不言厲亦無逃歸之文定有脫簡必欲指以實其事妄矣

晉卻缺救鄭

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

吾死無日矣

十有二年冬衛人救陳

宋師伐陳

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

經皆書人

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

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十三年傳夏楚子伐

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在宋可以免焉穀梁楊疏曰衛人救陳不言善者衛宋同盟外楚今反救陳不

足爲善

故不釋

成公

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五年冬同盟于盩中鄭服也

晉欒書救

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

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

武子將許之知莊子

荀范文子

韓獻子

諫曰不可乃

遂還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秋楚子重

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鄆公鍾儀
獻諸晉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襄公

五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楚公子貞

帥師伐陳

左傳秋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楚子囊為令尹范宣
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
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
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書城棣蓋去陳尚遠故不書非公不及會也。案七年冬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傳稱會于鄆以救之經書會不書救

非救也

穀梁傳善救陳也

十年冬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是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戍鄭虎牢

左傳秋七月諸侯伐鄭己酉師於牛首冬十月諸侯之師
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
不退知武子欲退欒黶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
軍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
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

庇鄭鄭何辜不如致怨焉而還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郕季孫宿帥師救郕遂入郕

左傳季武子救郕遂入郕取其鐘以為公盤

十有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左傳齊侯圍成貳於晉也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穀梁范注至遇而齊師已退

二十有三年八月叔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傳秋齊侯伐衛自衛遂伐晉為二隊八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郕郕封少水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

之獲晏釐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雍榆晉地後屬

魏淇水逕其南又逕其東東北逕頓丘入白溝

公羊傳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

穀梁傳言救後次非救也

哀公

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是年秋宋人圍曹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忝

王揖丘大城鍾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十年冬吳救陳

是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臯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王者之師伐有臯救無辜惟其義而已呂氏春秋曰先王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伐不義者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後世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者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故伐不可非救不可取惟義兵爲可兵苟

義伐可也救可也兵苟不義則伐不可救亦不可故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惟善其救揆厥所由由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之恣行亦幸矣善救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學者說春秋以爲言救未有不善者其不然乎假令文王伐崇而同惡者救之何善之有哉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而求其彼善於此者則莫如齊人救鄭齊人救邢猶不失爲義兵故春秋善之善之則曷爲稱人莊二十八年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閔元年齊人救邢春秋稱人之義有三一曰討賊二曰伐戎三曰救患討賊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誅也伐戎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病也救患稱人者言人人之所同患也莊二十八年救鄭稱人是齊侯歟曰齊侯也何以知其是齊侯經書公會傳言諸侯則齊侯宋公明矣三十

年齊人伐山戎說者謂稱人以貶之此不識春秋之義者也且云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貶之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爲此說者不知春秋異於秦漢戎狄徧於中原近在門庭患生肘掖亡邢滅衛皆非外夷齊侯北伐南侵亦非遠略管敬仲明言戎翟豺狼不可厭也孔子亦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乃謂勤兵遠伐故特貶稱人不亦妄乎然則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曷爲不稱人或云狄之患大於戎齊桓舍狄而伐戎戎狄之患一也安得以意而分大小哉一稱人一稱爵者以其稱許男不可不稱齊侯也稱人非貶稱爵非褒如以北伐山戎爲遠略故稱人以貶之則齊侯伐北戎獨非遠略乎而顧稱爵以褒之也其不然必矣

趙匡欲改齊人爲齊侯以就其說劉

原父以爲越竟伐山戎乃沛然自得矜功而欲封禪此本史記封禪書不見春秋內外兩傳後人綴封禪書數語編入管子其言誕妄不足信也原僖元年三師次于鼫北救邢穀梁謂言次非救也信乎曰否莊三年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三十年師次于成欲救鄆而不能皆書次而不書救則其不能救信矣鼫北三師先書次後書救則能救可知或云救患如拯焚當如奉漏卮沃焦釜不可須臾少緩獨不曰必有忍乃克有濟乎救者惟期有濟而已如其有濟雖緩何傷也邢之不亡非實賴齊桓救之力哉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先言救後言次豈畏齊而不敢進歟非也齊侯聞晉之亂而伐之築熒庭戍鄆邵封少水嘗與臧孫語而自多伐晉之功臧孫笑之且以爲君似鼠夜行晝伏畏晉實甚豹雖懦必不畏此

夜行之鼠矣蓋至雍榆而齊師已退也齊霸終而魯救齊晉霸衰而魯救晉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者故特書於策而左氏以爲禮者蓋聶北與雍榆皆次也而一先一後見君臣之禮焉僖十八年宋襄伐齊納孝公歟抑伐喪歟傳稱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及桓公卒而雍巫易牙立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納孝公而伐齊齊桓之元妃王姬無子長衛姬生無虧閔二年齊桓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曹明齊桓之子無虧最長無虧長而齊立之且桓公許之矣特以立之者皆小人而桓公又嘗屬孝公於宋如孝公當立則經曷爲書伐而不言納子昭哉經書伐而不言納不與其納也非伐喪而何故魯救之於前狄救之於後經兩書救狄與魯同辭蓋進之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且宋襄

會盟征伐春秋皆無善辭後之人乃列於五霸異哉僖二十八年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襄十年晉侯伐鄭楚公子貞救鄭伐者義乎救者義乎曰皆非義也如以強弱論則晉文強晉悼弱故晉文能禦楚而晉悼退而避之方晉文之伐衛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遂出其君以說于晉豈非晉文強楚人不克救衛歟不克救曷爲書救是時楚成穀魯成衛其欲救衛也必先告魯故書救魯懼晉而殺成者以不卒成臯之成不卒者非以其救不克哉晉悼合諸侯以伐鄭與楚夾潁而軍鄭涉潁與楚人盟竊料晉之不敢與楚戰也由是晉師退而楚人乃還則楚實能救鄭矣故救衛救鄭皆救也其事同其情異一則晉強而楚弱一則晉弱而楚強如以義言則兩國交爭伐與救皆非義也晉

悼既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乃城梧及制以逼之數合諸侯之師以伐之其不仁亦甚矣楚雖能救鄭仍終不能得鄭也故我謂春秋無義伐亦無義救者以此春秋二十三救皆先言伐或言圍後言救未有伐與救並行者惟文三年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伐與救並行焉江遠而楚近勢不能越楚以救江故聲言伐楚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既不成伐復不成救也貫之盟江黃皆與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齊桓尙不能救黃晉陽處父又焉能救江哉楚人滅江秦穆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江與秦同姓未聞同盟而秦穆謂之同盟者以其嘗與諸夏之盟也同盟滅盟主不能救則盟主恥之雖非盟主亦以喪禮自處哀而矜之我所謂救非義者以爲不能救而徒有救之名若陽處父者不如勿救而已矣宋衛同盟於清丘而外楚且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孔達背盟而救之此不當救而救之者也不能救而救之者不猶愈於不當救而救之者乎然明知其義而背之與不能爲義而竊取其名均非義也盟主之宗諸侯者太上以德綏其次以力服德不能綏力不能服一伐之一救之如兩虎之鬪爭而可謂之義哉善乎延州來季子之救陳也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辜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不亦可乎

隱公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是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經不書王

左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

此左傳經文

書始也庚

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

尺為大雪

此訓大雨雪非以平地尺雪為異也趙匡駁之妄甚且既震而大雪傳固明言時失矣

公羊傳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何注周之三月

夏之正月雨當冰雪雖下雷當聞於地中其雉雖電未可見而大雨震電此陽氣失其時

大雨雪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傲甚也

傲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師說謂平地七尺雪盛陰之氣也

蓋盛陰之氣大怒

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

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桓公

元年秋大水

左傳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

孔疏原地之高者不宜有水言出者謂水出於

平原之上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八年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夏大水

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莊公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

穀梁經
夜作咎

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

大水無麥苗

左傳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

古而
通秋無

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恆星者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

星復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雹如雨何以書記異

也

夏之二月昏參伐狼注之星當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
注主持衡平也不見者法度廢絕之象夜中星反者房

心見於
虛危斗

穀梁傳恆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咎不見者可

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是夜中歟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

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

其時則夜中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

謂之隕

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若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

二十年夏齊大災

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瘡也

瘡一作瘡
一作潰

大瘡者何痢也

痢卽
癘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眾

僖公

十年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雹

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

國

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

襲者陷入地中

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

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為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

其日重其變也

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夷伯魯大夫既卒之稱凡伯單伯皆天子之大

夫也魯大夫未有生而稱伯者公穀二傳以單伯為魯大夫失之甚矣

左傳震夷伯之廟臯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也夷伯

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

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
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故德厚者流光德
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
宋都

左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
也

公羊傳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礚然視之
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

是月邊魯人語曷爲先言

六而後言鵠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鵠徐而察之則退

飛

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於宋四竟之內曰
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鵠退飛
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
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禮夫人居

中宮少在前右勝居西宮左勝居東宮少在後

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以
是爲閔宮也

孔疏云禮宗廟在左不得稱西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左傳秋大雨雹為災也

二十有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易中孚記曰陰假陽威之應也早實

霜而不能殺草至當實霜之時根生之物復榮不死斯陽假與陰威陰威列索故陽自實霜而反不能殺也

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可殺而不殺舉

輕也

菽重草輕

文公

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左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

之君皆將死亂

漢書注文穎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長參參如掃帚春秋

志孛不志彗彗孛孛實一星不得妄分長短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

魁中

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城也

宣公

十年秋大水

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火公穀二傳作災

左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

宣王中興故廟

不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

穀梁同

成公

元年二月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時也

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廟也宣公則曷為謂之新宮不

忍言也

謂之新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所改更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

災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切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五年夏梁山崩 秋大水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台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泮外異不書此何

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與二傳略同惟以伯宗為伯尊重人為禘者且曰君親素編帥羣

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雨而木冰也

木冰猶木介介者甲也兵之象

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襄公

九公春宋災

災公羊作火

左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合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它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太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魯有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二師分掌其方左右各掌二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

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災者天火故知有天道杜預謂宋人先知

之妄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

文耀鉤云

味謂鳥陽七星爲頸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七星爲朱鳥頸味與頸共在午者鳥之正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星昏在南方令民放火味爲火候故十二次味爲鶉火也南方七星共爲朱鳥宿東方七星共爲蒼龍宿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火與日出沒伏在日下不見令民內火

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羊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者甚之也

十有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是年冬大饑

左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二十八年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五星皆右行於天恆星爲經五星爲緯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星紀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枵之言耗耗虛之意星紀爲斗牛之次玄枵爲虛危之次歲星此年以當在星紀明年在玄枵今年已在玄枵是淫行失次也有時菑陰不堪陽服虔云歲爲陽玄枵爲陰歲星進至玄枵陰不勝陽故溫無冰蛇乘龍歲星爲龍虛危爲蛇歲星在虛危龍在下而蛇在上蛇乘龍之象也龍宋鄭之星也房心爲宋角亢鄭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

昭公

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曰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服氏謂二月日在婁春分之中奎始朝見東方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啓冰是也鄭元荅孫皓問云西陸朝覲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出爲夏三月至四

月而畢周禮夏班冰是也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

縣人傳之與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

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

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

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災

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雹不為災不書于策

九年夏四月陳火

左傳夏四月陳災左傳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

二年而遂亡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口存陳悌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辜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

陳存悌矣

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十有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大辰謂之大辰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曰

辰大火也心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左傳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天漢在箕斗間是時天漢斜列於天大辰見在天漢

西孛星又出於大辰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

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伐為參伐也伐在參比傍與參連體而六星

辰亦為大辰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傳夏五月火始昏見

星心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

始也

易風自火出風屬木始於東北故東北融風爲火之始

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

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

前年梓慎所料者一一皆中而我獨削之者子產所謂多

言或

梓慎登大廷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

告火

前年冬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瓊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是裨竈曰不用吾言

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

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弗

與亦不復火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

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

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定公

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

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

重也

趙匡曰百草未死豆苗先枯惟豆易凋非舉重也如其然則隕霜殺菽乃常事耳安得以爲災而特書於

策哉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公

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

火曰其桓僖乎

先儒服氏曰季氏出桓公又立僖公故不毀其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

戒也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日方出宿不見

故言旦

魯論稱子不語怪說者遂謂聖人不言災異而春秋災異皆書

于策漢儒董膠西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災異爲儒者宗宣元

之後劉中壘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膠西錯互不

合及其子歆治左氏春秋言五行傳又頗不同宋儒盡斥之爲

妄由是學者絕口不言災異愚以爲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

天人之道粲然明備而春秋災異洪範咎徵確然可信者焉可

盡斥之爲妄乎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八日

之間再有大變公羊以爲失時又以爲倣甚倣甚者盛陰之氣大怒臣將弑君之象也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兩日之間一雷一雪晉安帝義熙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并在一日之中信倣甚矣皆與隱九年三月同占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雷後雪者陰乘間隙起而害陽弑逆之禍成焉隱尋見弑亮亦被廢安恭二年皆強臣劉裕殺之盛陰大怒不益信乎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己巳會稽大雨震電庚午大雪亦與隱同占是時西京孤危九州幅裂愍尋出降青衣行酒旋死於胡胡非盛陰之象哉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公羊謂恆星不見夜中星反復見何邵公以爲恆星者參伐浪注法度之星星反者房心復見於虛危斗虛危齊地言王者法度廢絕齊霸將興漢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元延元年四月丁酉日蝕時有流星大如缶長十餘丈或如盂或如雞子耀耀如雨下至昏止郡國皆言星隕耀耀有光繹繹不絕星隕之狀一在夜一在日蝕時未昏而星隕有光其災尤重是歲趙昭儀害後宮皇子皆與莊七年夏四月同占其後王莽遂顛國柄王氏之興萌於成帝谷永對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臣聞三代喪亡者皆由婦人書云乃用婦人之言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時成帝趙后亂內王氏擅朝其後莊公亦內嬖哀姜外惑二叔哀姜亦殺莊之二子故星隕之變先

見於七年雖天下之異亦魯國之災也若非齊桓撫而存之則魯不國矣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劉中壘謂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劉歆謂東方卽大辰不言大辰者旦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故不言大辰漢末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其後魏受禪晉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大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星入北斗經三台易主之象其後宋受禪初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強國發兵諸侯爭權又曰星孛于斗南斗亦同王者疾病天下易政皆與文十四年秋七月同占故周內史叔服曰不出

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此天下易主之象也由是楚莊興而觀兵周疆遂敗晉師于邲非所謂強國發兵諸侯爭權歟晉太安二年三月彗星見東方此與哀十三年十一月同占占曰孛主兵喪咸寧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猶哀十三年十一月星孛于東方後七年而吳亦亡此其應也春秋星孛于北則齊晉宋陳鄭莒之國並弑其君星孛于東則楚滅陳越滅吳三家田氏篡有齊晉故漢文之末星孛西方後吳楚七國亦滅皆兵喪之應矣獨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謂諸侯皆有火災者大火謂之大辰辰爲火房火災曰喪然則孛主兵兼主喪歟字氣似彗彗有五蒼赤黃白黑其占各異以狀言之曰彗以義言之曰孛孛者惡氣故主兵喪卽彗也晏子春秋以

爲孛之災更大於彗其言曷足信乎庶徵之恆寒春秋大雨雪
大雨雹隕霜殺菽雨木冰皆恆寒之罰也木冰一曰木介亦曰
樹稼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數
日不解與成十六年正月同占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稼達官
怕必有大臣當之是月王薨愚謂盛寒之歲冰雪封條久之乃
解樹枝如故寒歲皆然何足爲異哉穀梁子曰木冰者根枝折
也蜀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晉太康五年九月南安暴
雪樹木摧折此所謂木冰洪範凶短折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
木曰折不曰木折而曰木冰者冰陰木陽陰能脅陽故冰能折
木言折則冰不見言冰則折可知此乃草妖非無故也若夫魏
黃初六年正月晉太興三年二月永和八年正月太元十四年

十二月皆言雨木冰與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等此乃封條
雪而指爲雨木冰豈其然乎穀梁子之說蓋受之師矣其占則未
有聞焉或曰小人亂邦之象是時魯有僞如之亂蓋其應歟吳
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由君出政在
臣下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永光元
年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同應春秋定元年冬十月乃夏之八月
而隕霜殺菽漢與吳皆在九月明非殺之時而定元年較漢與
吳更早一月菽乃穀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穀又不足言
矣蓋石顯呂壹後皆伏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
公受國於季氏爲寄食之君昭哀二公皆客死於外故當定卽
位之後夏之八月而有隕霜殺菽之災蓋陰寒殘勁章君弱臣

强之象也吳嘉禾四年七月雨雹與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同
占說者謂僖專任公子遂猶孫吳專任呂壹寵異亞於公子遂
抑或然乎劉中壘以爲盛陽雨水温暖而湯熱陰氣脅之則爲
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則爲霰霰者陽薄陰雹者
陰脅陽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則不然春秋不志霰而志雹者
霰不爲災而雹能爲災也說者謂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
雹與雨偕信讒殺無辜則雹下毀瓦破車殺牛馬其爲狀也或
如雞子或如鳧卵或如彈丸或如拳或如斧或如杯或如馬頭
傷麥害稼殺人其災若是故季武子患之問于申豐而有雹可
禦乎之說申豐謂雹之爲災誰能禦之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
爲災其所以然者蓋先王有藏冰之道也今藏川池之冰棄而

弗用則風能發之爲雹而成災然則陰脅盛陽而爲冰風發寒
冰而爲雹非陰則冰不成無風則雹不發劉向之說必合于申
豐之說而始明左氏所據者皆先典諸儒羣起而攻之則吾豈
敢庶幾之恆燠春秋無冰隕霜不殺草李梅實皆恆燠之罰也
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劉
中壘謂無冰爲天下記異也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
歲秦滅無燠年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
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逸樂茲謂亂燠而
生蟲知臯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吳孫亮
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是時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
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是時文

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與建興同占晉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其占亦同春秋不志華而志實者舉其重焉爾十月爲陽桃李華不足異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乃夏之十月而李梅實與晉永和九年同占一則十二月而華一則十月而實說者謂臣下強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相室謂貴臣言當易而更之不可使久輔政魯三桓始盛於僖而僖亦崇尚寬政委任三桓及仲遂故於其末年而有陰假陽威之應雖隕霜而不能殺柔脆之草乃根生之物復榮而實此不當實而實者也誠能抑而損之其不可者易之則政不在大夫矣春秋志日食兼志地震後世推日食之法至元郭守敬而始精至本朝而益精則日食可推而得

也獨漢張平子造候風地動儀制作倖造化天下如有地動尋其方面卽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則似地震亦可推而得矣其術千古不傳莫知其故春秋志地震志災歟抑志異歟昭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三日之間魯地震西周地亦震是時始分東西周天子朝爲西敬王爲東南宮極者西王之大臣也以震而死猶夷伯之廟者魯大夫展氏之廟也僖十五年以震而災則是魯地震而夷伯之廟災明矣曷爲不書災而書震且不書地震而獨書震夷伯之廟大夫之廟災春秋不志僖二十年西宮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君之宮也故謹而書災而夷伯之廟亦稱災則君臣無別矣君子惡其無別也故特書曰震夷伯之廟而地震亦見焉其

實廟以震而災與以火而災等災耳不書災而書震者君臣之辭也且曰震又有恪恭震動警戒之辭是時季友立僖實秉國政遂世其卿故於季友之將死也震夷伯之廟以警戒之若曰有隱慝者人所不知天必誅之云爾夷伯之廟震於十五年九月季友死於十六年三月春秋志火災其救之政弔之禮備詳於傳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莊十一年宋大水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外災不志以我往弔特謹而志之故澶淵之會明言其故曰宋災然則救災之政弔災之禮非事之大者歟或以宋災爲小明言其故以譏之殊失春秋之義矣說見前餘皆畧而不說惟說確然可信者數條仍存疑以待後之學者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一終

南海生員譚瑩校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一

惠學士春秋說

氏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二

學海堂

春秋說

吳惠學士士奇著

桓公

三年冬有年

趙匡曰凡豐年告廟勤民而敬先故書之非也桓宣非有道之君安得勤民而敬先春秋十二公勤民敬先豈獨桓宣二公哉

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

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

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

孔疏夏小正日正月啓蟄言始發蟄

也漢初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大初以後更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迄今不改則啓蟄當正月雨水龍見當四月小滿始殺當八月秋分閉蟄當十月小雪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驚蟄正月既啓之後二月驚而走出十月始蟄之後十一月則遂閉之也啓蟄正月中閉蟄十月月中閉蟄以後冬至以前皆得烝祭以建卯龍見而雩賈逵云言大別之月猶可郊則知建子之月猶可烝也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東方之星蒼龍之宿昏見東方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鄭康成云雩之正當在四月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莊公

七年秋大水無麥節

左傳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公羊傳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

穀梁傳麥苗同時也

二十有八年冬大無麥禾服氏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也得齊之糴救民之急故不至於饑

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穀梁以無麥以大無麥禾爲異時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僖公

二年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左傳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

穀梁傳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龍見而雩常事不書

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

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穀梁傳旱時正也

文公

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十有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宣公

七年秋大旱

十年冬饑

是年秋大水

公羊傳何以書以重書也

十有五年冬饑

是年秋蝻

左傳冬蝻生饑幸之也

十有六年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成公

二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襄公

五年秋大雩

左傳秋大雩旱也

有過雩有旱雩故釋之

八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十有六年秋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

是年秋大水

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飢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

之飢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
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
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

是年春無冰宋鄭飢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昭公

三年八月大雩

左傳八月大雩旱也

六年秋九月大雩

左傳秋九月大雩旱也

八年秋大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左傳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
山斬其木不雨于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
臯大矣奪之官邑

二十有四年秋八月大雩

是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

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

二十有五年秋七月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

定公

元年九月大雩

左氏無傳杜預謂過雩非也襄八年九月大雩昭六年九月大雩左氏皆以爲旱則此亦早可知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

大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

梁穀之意以爲雩月正雩時非正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故曰毛澤未盡人力未竭雩月雩之正

也月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

經書八月雩乃夏之六月書九月雩乃夏之七月故曰其時窮力盡然則經書秋雩乃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益信何

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

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

雩者爲早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

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

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

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

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四時備曰年五穀熟亦曰年春秋紀年之書也一書有年一書

大有年皆告廟而以喜書二百四十二年僅兩見而已一見於

桓三年一見於宣十六年蓋必人君有道而後三時不害民和

年豐乃足以爲喜而書於策桓宣二君皆非有道而有年且大

有年曷足以爲喜而志之哉公羊曰恃有年也國無道而恃有

年喜之歟抑幸之歟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二 惠學士春秋說 六

不升謂之大饑莊七年秋無麥苗不書饑者五月無苗猶可復種不害嘉穀秋而無麥一穀不升可謂之嗛禾可謂之饑也故不書饑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八月無禾追書無麥五穀不升卿出告糴是爲大荒說見前大荒者大饑也曷爲不言饑饑而不害故亦不言饑齊桓之德也人皆謂臧孫告糴急病讓夷我獨謂齊桓恤鄰分災救患則桓德之及人遠也僖十九年諸侯盟于齊是時小白之卒已三年矣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則桓德之及人不亦遠乎禮有雩祭祭水旱也周官大祝六祈有禱無雩蓋言禱則兼雩言雩不兼禱故春秋不書禱而書雩禮有六禱山川日月星辰禱祭山川者水旱癘疾之爲害禱祭日月星辰者雪霜風雨之不時雩則惟爲旱禱祭法

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分爲七其實寒暑卽時故禱禮惟六王肅以爲六宗失之俗儒謂康成破宗爲禱非也說文引祭法亦作禱不作宗豈康成破字哉禱爲營域祭皆有壇故有雩壇魯之南門一名雩門水經注雩門南隔水有壇會點所謂風乎舞雩卽其處也然則禱卽壇名猶泰昭王宮夜明皆坎壇之號雩者爲旱求雨故兼言水旱董膠西曰雩求雨之術吁嗟之歌兼哭泣以成發氣故發氣吁嗟其名爲雩周官司巫國有大旱帥巫而舞雩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女巫旱暵則舞雩求之陰故舞用羽巫用女稻人旱暵共其雩歛稻者水穀尤急水故旱而雩稻人共發歛之事而黨正春秋祭禱注云雩禱祭水旱之神爲壇位

如祭社稷然則雩亦可名爲禋矣正雩在夏之四月龍見而雩
龍星謂角亢立夏後昏見東方五禮精義曰自周以來恆星差
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於是議者請孟夏
大雩必在立夏之後乃得龍見之節而春秋以爲常祀故夏之
正雩不書冬則農事成無爲求雨故春夏及冬三時皆不雩穀
梁謂冬雩秋雩皆過也冬雩誠過矣曷爲秋雩亦謂之過哉穀
梁謂雩月正雩時非正雩在周之八月九月者春秋皆書月雩
在周之七月者春秋皆書時書時者言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
可以雩書月則時窮力盡矣請而得雨則書雩請而不得雨則
書旱及大旱甚則書饑及大饑古之人重請雩者請雨故必時
窮力盡而後請焉鄭康成謂周之秋三月中而旱皆得修雩祀

不必時窮力盡也抑或然乎春秋有冬雩而無春雩明春無雩
理而黨正春秋祭禋非皆雩禋也故我謂言禋則兼雩言雩不
兼禋者以此雩祀山川百源及百辟卿士春秋不徒書雩必書
大雩說者謂卽月令大雩帝用盛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
帝配以先帝則惟天子得行之雲漢之詩曰旱旣大甚蘊隆蟲
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皆旱暵之象四章羣公
先正五章滌滌山川則先百辟後山川也獨二章云不殄禋祀
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傳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
其物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箋云宮謂廟從郊至廟然則大
雩兼祭天地宗廟徧及羣神司徒荒政十有一曰索鬼神謂修
廢祀所謂靡神不宗而後世之議禮者以爲雩惟祀上帝悉罷

從祀羣神之位失之甚矣此惟天子則然乃謂魯之雩祀亦然則不能無疑焉穀梁謂時非大旱則不雩大旱乃雩故曰大雩且雩者乃請於上公非上帝也愚謂魯得郊天雩壇在南後世改在東非是君親帥羣臣而請蓋請於上公以達上帝云爾雩索鬼神靡神不舉故以大名豈必雩帝然後謂之大哉大水用攻大旱用說春秋繁露曰大水者陰滅陽卑勝尊也故鳴鼓攻之朱絲脅之大旱者陽滅陰尊壓卑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公羊謂救水以鼓衆非攻也而考異郵分旱爲四部一雩禮一禱禮一早不爲災一早氣所出備見月令孔疏故不著莊公

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何注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

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

其言桓公何追命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

僖公

十一年傳春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

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

子黨會齊驪朋立晉侯乃惠公夷吾也王立之故復賜命

受王悔

執玉卑拜不稽首

過歸告王曰

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悔於受瑞先自棄也已何以長世

二十八年傳五月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傳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侑

侑以束帛

王命尹氏及王

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

文公

元年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成公

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左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

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
穀梁傳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

襄公

十四年傳秋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

之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故十四年先賜之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

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

今余命女環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舅敬之

哉無廢朕命

昭公

七年傳秋八月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

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

竹書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右錫命七見於經者三見於傳者四

古諸侯受命於王皆於王所是爲寧侯謂有功德之侯不屬於王所者是爲不寧侯謂無功德而有皐之侯然則不屬於王所而偃然在國受命于王者皆無功德而有皐之侯也觀禮天子賜舍之辭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受舍於朝乃廟門外之朝侯氏入覲出遂行三享三享畢告聽事禮成降出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迎於舍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四馬次車而東重賜無數在車南使者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北面再拜稽首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此天子

錫命諸侯受命有如此者其見於詩則小雅瞻彼洛矣大雅采芣韓奕皆錫命諸侯之詩也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來見天子猶未爵命而服士服故瞻彼洛矣之首章曰韎韐有奭韎韐者士之祭服之韠而采芣諸侯來朝曰赤芾在股此諸侯既受爵命得服赤韍然則未爵命而君其國者皆服元士之服歟路車乘馬玄衮及黼卽覲禮所以賜侯氏者又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言以時來見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子是以賜予之而韓奕乃韓侯八覲其詩首章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其卒章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則知未八覲之先已策命爲侯伯矣且云王親命之則凡王命諸侯皆親命也王錫韓侯侈陳其盛卽覲禮所謂重賜無數在車南者古之錫命諸侯見

於詩者又如此若夫諸侯薨天子追命則無聞焉惟周官大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諡小喪謂諸侯喪其卿大夫之喪則小史賜諡讀誄蓋賜諡必有誄辭皆大史賜之小史讀之春秋傳昭七年衛襄公卒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此誄辭也然則諸侯薨天子追命蓋賜諡讀誄歟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公羊謂命者加我服穀梁亦云生服之死行之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愚謂死而加服乃褻耳非命也錫命者錫之誄辭王之誄辭亦曰命所以尊之故小史讀之曰誄天子賜之曰命桓公生不朝死乃命故特書以示譏文元年成八年天子皆來錫命未聞文成二公八覲于王惟成十三年一如京師而已故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言天子命諸侯有往受而無來錫其論甚正或引漢時郡縣之吏加爵賜釜皆來錫而未嘗往受以駁穀梁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周官大宗伯王命

諸侯則儋鄭康成曰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

司几筵凡大朝覲大

饗食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

儋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

右以策命之

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祭

統所謂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是也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說者謂王命諸侯不必在祭日特設祭以命之故洛誥王命周公後文武各一牛此特祭以命之之禮未有諸侯不順命于王所而王遙使以命之者穀梁正論蓋傳自仲尼之徒矣古者天子立則輯瑞諸侯薨則歸圭故虞

帝受終文祖輯而復班諸侯諒闇三年更加爵命春秋天子不輯瑞諸侯不歸圭傳稱僖十一年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情我不知所受何玉也典瑞治德結好則以琬圭諸侯有德王命賜之使者執琬圭以致命焉晉惠及文成二公未聞有德王來錫命亦執琬圭以致之皆非禮也唐風無衣武公始并晉國爲之請命乎天子天子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說者謂武公厚賂周僖王僖王乃賜之命故詩人刺之然則春秋三錫命豈可謂之禮哉

隱公

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

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桓公

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春秋致女士昏禮所無足以補其闕俗儒趙匡斥爲

穿鑿妄甚

十有四年夏五

文闕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案傳夏五乃衍文非闕文

左傳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好

鄭有子人氏以字爲氏也是年春公會鄭

伯于曹

宣公

是書經

卷三

惠學士春秋說

三

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左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

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孔疏云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

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弟更親於衆公子也母弟見于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佞夫稱弟不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為謀首推此而觀則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鱄出奔皆所以舉其兄陳招宋辰亦稱弟者所以舉其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襄公

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蔡公子變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陳慶虎慶寅畏公

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

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舉也

穀梁傳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二十有三年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

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

人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二十有七年夏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左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
及右宰穀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

孫林父

納我者死賞罰

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鮒實使
之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
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
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所
謂鮒實使之也子鮮與獻公皆敬妣之子遂出奔晉公使
止之不可及河父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
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終身不仕公喪之如

稅服終身

公羊傳獻公歸殺甯喜公子鮒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

河挈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視彼

雉何注云獻公雖因喜得反誅之小負未為大
惡而鮒深以自絕所謂守小信而忘大義也

穀梁傳專鮒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

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

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

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鄭康成曰
專與甯喜

約納獻公公由喜得入已與喜以君臣從事矣春秋撥亂

重盟約獻公背之而殺忠於已者是惡而難親也專懼禍

將及見幾而作合

于春秋不亦宜乎

三十年五月天王殺其弟佖夫

佖夫靈王
子景王弟

左傳初王僖季卒

靈王弟

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薦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皐在王也

穀梁傳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昭公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遷五月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皐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公羊傳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公子鍼自刺入于簾以

左傳見前

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

元年

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

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

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定公

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有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左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

地與辰皆宋景公弟而辰獨稱弟者其母弟也

十一分

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

公之母弟

日子分室以與

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

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

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

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彊公子地以

尊及卑也

地乃辰兄仲佗石彊亦非卑者此穀梁不知其事而以意說

十有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孝弟仁之本莊子曰仁道大矣孝不足以言之謂仁道所包者

廣孝乃仁之端未可謂之本非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與其為語辭宋儒求其說而不得遂訓為仁猶行仁則孝弟

非仁之本乃行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道固

皇清經解 卷三百四十一
大孝弟之道豈小哉大孝謂之大仁不孝不弟謂之不仁以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孝弟與仁岐而爲二矣且孩提之子烏識所謂行仁而無不知愛其親也然則孝弟也者根於性出於天不學而能不言而喻此天之所與我者受中以生得之最先者歟仁之未發者曰本發者曰端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君子觀其端則知其本故曰孝弟仁之本商之夷齊二子兄弟俱逃衛之伋壽二子兄弟爭死皆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伋壽之死衛朔構而成之故孔子作春秋深惡衛侯朔兩斥其名而錄二子乘舟之詩千古讀其詩而悲之以爲天倫不滅一在首陽山一在莘亭道所謂親親之仁其端先見於孝弟者以此由是推之爲仁民廣之爲愛物舉斯心而加諸彼所以擴充其親親之

仁而仁遂覆被乎四海自古治天下國家者惟尊賢親親二者而已春秋尊賢故譏世卿親親故重母弟兄弟皆親也曷爲獨重母弟哉曰非此之謂也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故父謂之至尊母謂之至親兄弟皆親尤親於母弟豈謂母弟獨親乎天下惟有仁與不仁兩塗仁之中有至仁焉不仁之中有至不仁焉仁之中有至仁者匍匐而救凡民之喪不仁之中有至不仁者殘忍而殺同母之弟以爲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矣是故春秋於隱元年夏五月特書鄭伯克段于鄢段者鄭莊之母弟也非徒叔段不弟其實寤生不友故一則曰姜氏欲之再則曰夫人啓之彼尚不有於母又何有於母弟故既克母弟于鄢遂幽母氏于城潁而且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則親親之仁絕矣我故曰人情所最不忍者而獨忍之則將無所不忍此人倫一大變也故春秋謹而書之骨肉相殘曰克公穀二傳以爲殺之左氏以爲難之叔段出奔傳無實蹟皆得克之之義俗儒趙匡以爲克者君克臣之名雖天子伐諸侯勝之亦曰克以此說春秋不亦妄乎又駁左氏實姜氏于城潁以爲誕妄趙匡之妄若此春秋凡書弟者皆母弟左氏公羊皆云然覈之於經其說良是趙匡駁之以爲不可以訓此非駁傳乃駁經也以兩國言之則秦后子鍼楚子干比皆秦景楚靈之弟也春秋獨書秦伯之弟鍼豈非鍼爲母弟乎苟非母弟則皆稱公子亦春秋之達例歟以一國言之則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也春秋獨書宋公之弟辰則地非母弟可知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嬀故

肸之卒鱣之奔皆稱弟此母弟之尤章明較著者故曰非駁傳乃駁經也爲此說者不知春秋之義本乎聖人之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學者觀其辭則知其情亦得其義矣春秋聖人之情見乎辭者或盡其親或沒其親陳哀未爲不友故陳招特稱弟所以盡其親鄭莊狼戾不仁故叔段特去弟所以沒其親說者謂招殺兄子未嘗推刃於兄非也叔段何嘗推刃於兄哉陳哀縊死實招縊之非推刃於兄乎故盡其親所以惡招沒其親所以惡莊云爾說者又謂佞夫稱弟不聞反謀鄭段去弟身爲謀首然則宋辰據地以叛獨非謀首乎曷爲三稱弟也宋景無道以寵向魍故而其弟出奔仍入據蕭大爲宋患而春秋三稱弟者以鄭莊志欲殺弟宋景本無害弟之心而宋辰以憾而奔

仍八而叛故稱弟以臯辰則去弟以臯莊益信衛鱄出奔亦稱弟者罪鱄歟抑惡獻歟獻之歸國鱄之力也而以獻殺甯喜而出奔故何氏以爲守小信而忘大義然織絢邯鄲終身不仕賢於宋辰遠矣則春秋惡獻又何疑趙匡之論宋儒從之且爲之說曰先儒所謂母弟者蓋嫡子同母之弟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經書衛侯之兄縶傳稱嬖人嫫蛤生孟縶又生元縶足不良故孔成子舍縶立元是爲靈公則是縶與元同母公羊以爲母兄有明徵矣皆嬖人之子非嫡也然則同母弟豈皆嫡子之弟哉宋儒好言義而不考其事與其文往往失之又云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于禽獸也天下豈有禽獸而知母弟者乎若鄭莊者誠可謂近于禽獸矣愚故表而出之後之學

者詳焉

宋儒謂孝弟非性性中曷嘗有孝弟來愚所未達

桓公

九年冬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

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歟在曹歟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

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

出入無惡

僖公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何注春秋公子貫于先君唯世子母

弟以今君錄親親也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

于首戴

左傳作首止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王使周公召鄭

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

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

公羊亦云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左傳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洮

公羊經文有鄭世子華

左傳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文公

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

左傳作頹

成公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

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襄公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五年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滕十有一年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傳稱九月案經七月同盟于京城北至九月復悉師以伐鄭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左傳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八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其姬共姬與之食公見弃

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

則信有焉問諸夫人母佐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
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
左師聞之賂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
其無辜也乃亨伊戾

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左傳蔡景侯爲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

昭公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左傳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
祭衛侯辭以疾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
之

左傳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

案夏四月誘殺蔡侯般遂圍蔡
秋諸侯之大夫會于厥憖謀救

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明蔡是時已立友其稱
爲君矣故申無字謂之諸侯公羊亦有未踰年之說

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
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蓋以
築防也

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誌乎志
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公羊傳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

穀梁傳不弑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廸哭泣歆飭粥啖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

公羊謂書弑以聽止書葬以赦止蔡景公亦書葬豈舍般哉止出奔

晉此實事也穀梁得之師友傳聞并載其說

定公

十有四年秋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大子蒯聵獻孟子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緹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來奔

哀公

二年夏

傳稱六月乙酉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二惠學士春秋說

書

右王太子及諸侯太子來朝會盟征伐或父在出奔或復歸反正或父殺子或子弑父或殺兄之子或執未踰年之君皆稱世子

古有國君世子生之禮告于君接以大牢三日卜士負之保受之大夫之妾士妻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凡接子擇日謂三日之中必遷其吉冢子則大牢非冢子則降一等及三月名子則君與夫人沐浴朝服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此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所以書于策也傳稱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命之曰同宗婦即所謂世婦抱子者其接之負之食之皆與禮合蓋三月命名于路寢且告

廟而追書其子生之月日傳固明言以太子之禮舉之矣曷爲不稱世子而稱子孔疏以爲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後世策拜臨軒初生之時未得卽稱世子豈其然乎春秋書子同生者謹其始書子般卒者慎其終一始一終皆稱子繫諸君父也推而上之雖王世子生及卒亦稱子書顧命曰乙丑王崩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明王崩世子稱子天子然諸侯亦然其異者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稱賓之以上卿上卿者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繼子男之後僖八年洮之盟陳世子欵繼許男曹伯成十五年戚之盟宋世子成亦繼曹伯而在齊國佐前與上卿同列蓋世子之未誓于天子者歟獨

齊世子光八列於會盟征伐其五會皆繼子男之後則亦未誓于天子也其三伐則與子男同列一在滕薛上莒邾下二在衛曹下莒邾上故曰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春秋莒邾滕薛皆小國之君而滕薛尤微私屬于宋幾不成國光初先於滕薛後遂長於莒邾故公羊以爲驕蹇左氏謂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先滕薛然則襄十年伐鄭齊崔杼亦從焉蓋世子在師雖國之上卿亦不序光先滕薛且長於莒邾者非驕蹇也實崔杼請于盟主盟主請于天王而誓之爲世子矣光之立也崔杼之力能立之亦能弑之春秋政在大夫其禍烈矣哉昭八年楚靈既誘殺蔡侯般遂圍蔡夏殺其君冬滅其國而執蔡世子友父死子立猶未踰年依春秋之例當稱蔡子友曷爲仍

稱世子公羊謂不成其子故不稱子蔡侯般弑父而自立楚子誅之則世子友乃誅君之子不當立故不成其子然則春秋書子某卒者成其子亦所以成其君也書稱子釗春秋亦當書子猛而變其文爲王子猛者以猛非適子云爾何以知猛非適子歟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蓋自太子壽卒至是八年矣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於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之文曰王后無適則王猛亦非適子之弟也如王猛實適子之弟而王子朝以庶篡適晉士伯又何必立于乾祭問于介衆而後不納子朝之使哉說者謂子朝雖長其母賤王猛雖少其母貴母之貴賤則無

聞焉留此存疑以待後學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稱許悼公瘞飲世子止之藥而卒蘇子由引律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蓋君父不可以言誤也然其義見於易愚於易說既言之矣易无妄之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許悼公病瘞所謂无妄之疾也又焉用藥且藥豈可試哉故孔子發明其義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藥能殺人試之而死藥殺之歟抑人殺之歟必曰人殺之況君父有疾尤宜詳慎亦以藥試之而死故君子被以弑君之名以戒後世之為人子爲人臣者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傳稱蒯聵欲殺夫人南子而不果懼而出奔靈公盡逐其黨及靈公死夫人欲立公子郢郢曰亡人之子輒在遂立之明蒯聵出亡東宮虛位傳稱靈公遊於郊郢爲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則是靈公欲立郢仍未立而死衛之世子非蒯聵而誰故春秋一奔一納兩稱世子正其名所以惡輒之立也夷齊兄弟讓國孔子許其仁蒯輒父子爭國不仁甚矣孝弟根於性故不孝不弟謂之不仁宋儒謂孝弟非性性中無孝弟其不然乎其不然乎

僖公

案桓十二年冬衛宣公卒十三年春二月惠公在喪而行師不稱子說者謂兵革變禮非也其義見後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

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傳云在喪非謂未葬也未葬稱名既葬稱子惟公侯爲然伯子男在

喪稱名故鄭忽雖既葬亦稱名此春秋達例而杜預以邪說汨亂之不可以不辨康王在喪稱子末小子王曰小童猶小子云爾康王之誥傳稱既尸天子遂誥諸侯又稱予一人釗天子自稱名亦在喪之辭也

穀梁傳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此說誤左氏在禮柩喪之說得之
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何氏注公羊曰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右衛文公既喪成公出會諸侯稱子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右衛成公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稱子序在鄭伯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
右陳穆公卒經不書葬共公出會諸侯稱子亦序在鄭下

成公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景曹宣

左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鄭之役也遂東侵鄭
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鄭敗諸丘與皇成如楚
獻捷

右宋文公衛穆公卒未葬宋共公衛定公會伐鄭不稱

子案成四年鄭襄公卒既葬未踰年鄭悼公伐許不入例者蓋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春秋未有諸侯會盟征伐而稱名者辭窮則同故不入例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厲齊靈宋共衛定

曹宣

左傳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

鄭

右晉景公有疾立其子以爲君稱侯以伐鄭

定公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或云諸侯在喪出會諸侯稱子以師行稱爵如其然陳懷公在喪而出侵楚是以師行也曷爲亦稱陳子哉

右陳惠公卒未葬懷公會侵楚稱子序于衛下鄭上案僖

三十三年晉文公卒未葬晉襄公敗秦師于穀稱人不稱子亦不入例

王崩諸侯薨世子稱子某成王崩世子稱子釗莊公薨世子稱子般者繫諸父也父前子名居于尸柩故未葬稱名既葬稱子

父公既葬世子惡卒仍稱子而不名無所屈故不名猶在喪故稱子諸侯薨世子在喪而出會盟征伐或既葬或未葬皆稱子而不名宋桓公未葬襄公會諸侯稱宋子衛文公既葬成公會諸侯稱衛子者降其等也曷爲降其等春秋公侯爲一等齊侯公宋公先衛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鄭伯先許男許男先曹伯滕子先薛伯爲一等公侯在喪不敢當君位則降一等稱子伯子男在喪窮無所降直降稱名鄭伯寤生卒世子在喪而出奔不稱鄭子而稱鄭忽者以此若夫會盟征伐未有諸侯而生名者公侯伯子男在喪皆稱子辭窮則同故也春秋正名之義不明久矣杜預又以邪說汨亂之不可以不辨衛成公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曷爲不稱衛侯之弟武而直稱衛子衛侯不友故不稱弟而直稱

衛子晉文及叔武亦不能無辜焉傳稱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衛武者叔武也次于魯僖長于蔡莊蓋晉文請於天王而命之爲諸侯矣王命諸侯故稱名及登策書仍稱爵而衛子次于鄭伯長于莒子非諸侯而何禮有子攝父未有弟攝兄衛侯使叔武受盟不聞使之攝其君之位乃進則與魯蔡同班退則與鄭莒竝列叔武亦儼然受之而不辭雖無篡之志而有篡之嫌或訴元咺立叔武者非誣也說者以爲叔武無辜衛侯殺之如其然則春秋曷爲不書衛侯殺其弟武且叔武之死元咺訟于晉坐獄于王庭其事藏于周府徧告同盟布在諸侯之策君子修春秋而削之獨於踐土之盟直稱衛子非徒衛成不友抑亦叔

武不臣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公羊雖盛稱叔武之賢而以逐衛侯而立叔武乃晉文之辜衛之禍晉文爲之也不亦信乎三年之喪金革變禮僖三十三年晉襄公在喪而敗秦成三年宋共公衛定公在喪而伐鄭皆所謂金革變禮也古之行軍以喪禮處之見老子說者謂諸侯在喪出師變喪容之慘盛軍容之飾則我未之前聞晉人猶服墨衰宋衛居然稱爵此何禮也是時伐鄭晉景主兵君子謂晉景奪人之親宋衛二子亦自奪其親不恕不仁甚矣成十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晉侯有疾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然則經書晉侯者大子州蒲也後之人疑之以爲左氏誕妄不足信父老而傳之子古之人有行之者矣故禮稱宗子之父蓋身爲宗子而其父

猶存也且父在而傳位於其子在春秋以為變在後世以為常
春秋有譏父老而子代從政者故晉侯在而立子以為君直書
之以示戒又何疑焉孟子善說春秋其說春秋也則曰其事其
文其義其義在經其事其文在傳後世俗儒蔑傳而尊經則其
事其文盡亡而其義亦亡矣名為尊經而實蔑之何尊之有哉
桓公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孔疏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爾雅冬獵曰狩周之春正月即夏之
仲冬也國內狩地是其常不書必于郎
于蕘蒐于紅及比蒲昌間非常地乃書

左傳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注夏不
田者春秋
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
於穴恐傷害幼穉故於苑囿中取之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日乾豆第一殺也
左傳射之達

於右鬴中心死疾鮮潔故乾而豆之薦於宗廟豆狀如盤
鬴毗小扶了二反三倉云小腹兩邊肉說文云脅後髀前

肉鬴魚俱丑苟二反說文肩二曰賓客第二殺也自左鬴
射之達于右鬴遠

前也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第三殺也自左鬴
射之達于右鬴中

心死難故以為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射之達于右鬴中

方爾步啓二反股外也三曰充君之庖
射之達于右鬴中

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已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為
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所以共承宗廟

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
周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

以養微謂羊紃子小二反一作脰音賢

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左傳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周禮中春

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茆舍遂以苗田中
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孔疏大蒐大閱公身雖在例不書公
國之常禮故也昭十八年鄭人簡兵

大蒐在城內此非田
獵亦在城內可知

左傳秋大閱簡車馬也

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何注比年簡徒

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氏無傳或云火田

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

莊公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二傳作邾

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

雙狩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在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孔疏釋天云出為治兵尙威武也人為振旅反尊卑也孫

炎云出則壯者在前故曰尙威武八則老者在在前故曰反尊卑此治兵于廟軍旅之衆庶不能容蓋告于廟習于巷也

公羊傳祠兵者何治公羊出曰祠兵殺牲饗士卒八曰振旅皆

習戰也入嫌於廢故復振訊

穀梁傳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

昭公

八年秋蒐于紅

左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

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

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檠葛一作褐質樵也檠門中泉流旁

握四寸為握車兩轆頭為旁御轡者不得入轡古帝反挂也又挂也車挂戶卦反又音割礙也

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

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

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

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

而賤勇力也穀梁以秋蒐得正欲兄以正刺不正

十有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左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九月葬齊歸公不

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

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

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范甯注穀梁謂時有小君之喪不譏喪蒐者重

守國之衛安不忘危

二十有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穀梁傳秋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定公

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秋大蒐于比蒲

哀公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則微者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

穀梁傳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

右大閱一治兵一焚一狩三蒐五凡教民習戰國之常

事不書非常乃書

天王狩于河陽不八例

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蒐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春振旅辨鼓鐸錡鐃之用

其田以火弊夏麥舍辨縣鄙州邑之名其田以車弊秋治兵辨旂旛旐旟之號其田以羅弊冬大閱戒衆庶修戰法其防尤廣其禮尤嚴較三時爲大故以大名其田以徒弊此四時之田皆所以教民習戰且致禽獻禽春祭社夏享禘秋祀方冬享烝皆國之常事也故四時之祭禴祀烝嘗四時之田蒐苗獮狩春秋皆不書必有故然後書桓四年春公狩于郎周之孟春夏之中冬也狩得其時曷爲書于策哉左氏謂書時公羊謂譏遠何氏謂諸侯田狩不過郊其意以爲狩雖得時而郎在郊外故譏之古者田皆在野野有險易虞人芟除以爲防爾雅郊外謂之野何氏乃云狩不過郊豈其然乎昭九年冬築郎圃左氏亦以爲書時不譏其遠爲公羊之學者皆以爲夏不田取之苑囿則似

鄆固非遠地桓十年來戰于鄆公羊又謂鄆近乎國戰則言近狩則言遠學者惑焉愚謂桓狩于鄆莊狩于濼濼遠而鄆近鄆正而濼不正春秋欲以正刺不正故書于策非譏其遠也孔疏謂大野乃魯之狩地猶鄭之原圃秦之具圃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得其地故不地又何所據而以大野爲狩之地乎且鄆在高平方與縣東南大野亦在高平方鉅野縣東北孰遠孰近必有能辨之者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莊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卽周禮中冬教大閱中秋教治兵歟非也左氏謂三年而治兵八而振旅何氏謂三年大閱五年大蒐然則二者皆三年一行國之常事而特書之者大閱防齊難治兵欲圍郕也曷爲防齊難齊與紀皆魯舅甥之國齊欲滅紀紀來諮謀公爲之請婚

於王故八年遂逆王后于紀至十年三國來戰齊獨主兵非以魯曲爲紀謀背於齊而黨於紀歟不然齊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雖怒齊人焉肯以燕師助之哉桓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左氏無傳公羊二家謂之火攻且以咸丘爲郕邑則不然咸丘魯地在大野之南周二月夏之十二月昆蟲既蟄而以火田未爲時失曷爲書而譏之禮云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皆教民習變之事周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從之鄭司農謂三月本昏時心星見于辰則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則內火本者星之本位見與伏皆據月半後而言鄭康成謂祭社是中春蒐田之禮中

春以火田至季春火出民乃出火然則出火在季春火田在中
春十二月非其時故譏之說者謂出火乃陶冶之火若田獵則
自冬至春皆得火田故爾雅曰火田爲狩愚謂羅氏蜡作羅襦
謂罔羅禽鳥鄭注以漢法證之云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則似
冬田亦得用火衆說雖殊當以周官爲正春蒐火弊國之法也
且國失火野焚萊皆有刑罰除陳生新牧師焚牧亦在孟春苟
非其時失火有罰放火有刑十二月焚咸丘是爲野焚萊非時
放火已違火令而廣原大澤盡燎爲灰不仁甚矣故謹而志之
云爾說者謂春秋書蒐五皆在昭定之世自蒐紅之後大蒐于
比蒲一昌間一又連歲于比蒲者再獨異于它公乃見二公在
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

各恃兵威以爲強假大蒐之名陰擇其材力之可任者以植私
黨使國人莫敢睥睨終於不可制蓋傷公室削弱疾臣下恣橫
也愚案成二年戰于鞏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四卿並將則魯舊有四軍至襄十三年作三軍三家三分公
室各將一軍及昭五年舍中軍三家四分公室季氏兼將二軍
孟孫叔孫各將一軍仍舊四軍盡屬三家而公無一旅一卒之
衛矣故冉求謂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之車亦足以敵
齊之衆也春秋五書蒐皆在昭定之世獨異於餘公者以此然
謂蒐不言公者政在三桓則失之大蒐猶大閱桓六年大閱亦
不言公豈政在三桓哉春秋惟符言公餘則否避不辭也

若云
公大
閱公大蒐
則不辭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二終

南海生員譚瑩校

